

廣要道章第十二

此章因前章有以五刑懲罰不忠不孝不遵行聖人之法之人、但恐陷於『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見論語第二十堯曰篇。故孔子重複開宗明義章第一之『先王有至德要道』之義、廣而發揮之也。先廣要道、所以化解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此孔子述廣要道之義、言爲君者欲

教民親愛（爲下不亂）。則莫善於自先行孝、爲民之則、民自因孝而親愛其上下、進而忠於君、而不有（要君無上）之行爲矣。

教民禮順（在醜不爭）。則莫善於自先行悌（敬長輩）。民自效法而行（民用和睦）矣。

移風易俗、謂將敗壞之風俗革除、易以正風美俗。則莫善於以音樂通其意、使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道。故曰『樂以道和』見莊子天下篇。道字通導。『樂以發和』見司馬遷滑稽列傳。皆謂音樂可以表現中和之氣、解人困惑。亦三才章所云『導之以禮樂而民和樂』也

安上、高而不危也。治民、以順天下也。莫善於禮、居上不驕也。語義俱先後見於前章。孔子之弟子子貢亦嘗言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見孟子第二公孫丑篇。此蓋深明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之義而後言、不愧爲孔子徒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孔子復申明『禮』之爲用、甚爲簡單。是出自人之日常正當言行抱著誠於中而形於外之一個『敬』字而已。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見禮記曲禮上第一。此言禮之主要在敬、敬則無時不矜莊思維、慎於言辭、施於政教、則可以安百姓矣。又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據此、則『禮』之於人、是十分重要『要道』也。

孔子說畢敬而已矣、引申至居上敬下之道、謂尊爲天子能敬人之父
者、其子必歡悅、能敬人之兄者、其弟必歡悅、能敬人之君者、其
臣必歡悅。因此、影響所及、可能因敬一人、而受到千千萬萬人之
歡呼、如此所敬者寡而悅者如此其衆也。

此章言『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蓋本於孝治章之『昔者、明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之義。而『千萬人悅。』
蓋亦合此章之『故得萬國之懽心。』之所至也。

此章亦孔子重申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之義、故結語以此之謂要道也、以明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之說。

廣至德章第十三

前章廣要道、此章廣至德。道與德、按韓愈原道云；『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意謂循著一個原則而行謂之
道、據此道而力行不倦、便心有所得、謂之德。所以、道德二字、
包括十分廣泛。而孔子所述、主要在『至』與『要』二字。所指的是
君子之道與依乎中庸之德。故曰要道、故曰至德。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前聖治章第九有云；『君子則不然……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今孔子在此重提君子二字、以明至德屬於君子之道。

此章言君子之教世人以孝、不必家家戶戶之人每日來見而說以孝悌之義。此言君子教孝之德、風行天下、化及四方、流風所播、自爲一體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孔子在此三言天下、天下之大、爲人子者不少、爲人弟者不少、爲人臣者亦不少。故教孝之道、教悌之道、教爲臣之道、不能家至日見以教之、其理在此。是全仗『刑於四海』與『而民是則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天下之爲人兄者、天下之人君者、無不受到其子其弟其臣之敬矣。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孔子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詩經大雅泂酌之詩以讚美之。

『洞酌』召康公戒周成王之詩也。『愷』和樂也。『悌』簡易也。言君子（在位有德者）有和樂簡易之德以教其民化其民、則民尊之若父、親之若母矣。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見尚書泰誓上。亶、誠也。元、大也。后、後也、古謂繼後之君曰后。原文即言人誠聰明、即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譏、稽查也、謂過關檢查但不征稅、）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助、是古代井田制度借民力助耕公田方法、）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布、貨幣也、夫里、指居里失業之夫、意指無須交錢納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自他地遷此地之人曰氓、）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見孟子第二公孫丑篇。

『民之父母』之稱、昔時又嘗引用到主州縣之首長、稱父母官。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按開宗明義章第一有：『以順天下』此言『順民』皆本於『民用和睦』。『德教加於百姓』之義。孔子在此、是強調廣至德之重要、若非廣至德、則安能以順天下之民、以治天下之民。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孔子因開宗明義章第一有：『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語、但未詳其義、故於廣要道廣至德之後、次爲發揮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前言『詩云、愷悌君子、』是指於在位有德者。此言君子、是指一般有孝行之人、包括卿大夫以至庶民也。

前士章第五有：『故以孝事君則忠』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前士章第五有：『以敬事長則順』故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理』字有多義、此言有條不紊也、情之不喪失也。是說君子居則治家有道、處事合情合理、則可移用於作官治民矣。

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本章說。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全文之義在此。按『格物』二字、格、至也、物、一切事物也。意謂窮究萬物事理、無不知曉也。道德經第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以上文義、與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致相同。至於以身觀身一語、意謂以己之身視他人之身、猶推己及人也、其下如此類推。故與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義、實不謀而合。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行』下更切、德行之行。此指上文之孝、悌、理、三者。『是以』、猶因此也。連接上述所致也。

『內』字、是用以突出三說『可移』之義。親、兄、家、三者是屬內、則君、長、官、當屬外也。此言忠、順、蒞官、皆出自先成於

內而及於外。義見開宗明義章第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名立於後世一語、是孔子特意在此廣前章之義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因曾子所聞孔子詳說如上之後、仍恐知有未盡、復提出以下問題、以向孔子請教。孔子因解釋以事君、事親、立身處世、除忠、孝、悌之外、尚有諫諍之道。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慈』見聖治章第九；『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見廣至德章第十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生之與民之父母、皆含慈字之意也。

此說『慈愛』愛字見前文者多矣。按慈者所以接下也、愛者所以奉上也。

『恭敬』敬字在前文亦說多矣。此因敬生於心而恭爲敬之貌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

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見論語第十六季氏篇。

曾子以聞於孔子以上所說者、有關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道、俱屬於自發、出自人之天性。而未有說及被動者、因問以子從父之令、是否亦屬行孝之一。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與』此讀音余、今作歟、助語之詞。是何言與、意指不當之言、猶近代語；『這是什麼話』也。

孔子以『父之令』不一定合乎義理、義則從之、不義則不從之、因以否定之語氣、更重複言之、以答曾子。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爭』一音爭、庚韻。一音鄭、敬韻。通諍、諫也、故曰諫諍。但諫與諍則義同而意略別；按諫、正也、以言正人也。舊唐書職官志云；『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諍』止也、謂止其失也、按說苑臣術（漢劉向撰）云；『有能盡言於君、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此言諍之功能之大、人

君聽而用之則生、可以保其一切。不聽不用則死。死、意謂將失去其一切也。觀此、諍之比諫、似夫更深一層。

孔子至此、曾三言昔者；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今日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此蓋孔子默察當時政制民情、有今非昔比之憂、故言昔者、以古爲鑑也。又孔子在此不曰『先王、明王』而曰『天子』蓋孔子以有『至德要道』者、方配稱先王明王。天子則不然、未必有道有德、故有待爭臣以諫諍之也。七人及以下五人三人、皆古制也。或以此順序也。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天子統領天下、諸侯管治國土。諸侯偶有失策、居上而驕、而不能和其民人之時、能接納諫諍之言、『用之則生』仍能保其社稷。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大夫輔助諸侯治理國家大事、必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若偶有此失、能有機會接納諫諍之言、仍能保持其宗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令名』令、善也。能立於後世之名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見論語第十六季氏篇。其中『友直』是言正直之朋友、能規勸對方之過失。即爭友也。士有爭友、則必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也。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前言天子、諸侯、大夫有爭臣、士有爭友、皆屬引發之詞、此言父有爭子、是孔子正面回答曾子所問從父之令之問題。意謂盲從父令、將有陷父之身於不義、反爲不孝也。所謂『人誰無過』爲人父母者、當有難免而昧於事理之時、若有子女勸諫、其身當不墮入於不義之途矣。

論語第四里仁篇有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微也、柔順也。二至四句、形容諫時須加忍耐。如禮記內則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今作悅。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本章全文之歸結、在一義字、不義則爭、反過來說、義則必從、若

一體從之、有令必從、不審其義與不義者、而陷君於不義、陷父於不義、將怎可以說是忠、怎可以說是孝。『陷』溺也、墜下也。此意指坐視其陷而不相拯救、猶己陷之也。

感應章第十六

按前孝治章第八有云；『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己隱有感應之意。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故宋蘇老泉在辨姦論中曾言及之、意具警惕。

此章之意、孔子以前章天子能納諫、諸侯能納諫、大夫能納諫、士能納諫、爲父者能納諫、從善如流、自邀天佑、此所以名感應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易經咸卦；『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而相與。』又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下和平即應也。孔子一生於學易之精神嘗云；『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在此提出感應二字、想蓋由於此。

孔子在此感應章又云昔者明王。明王聖人也。本章末句云；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即易經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

全章之義、是言明王能明天之道以孝事其父、能察地之理以孝事其母、能以順而和睦上下。則得天道正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矣。故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神』意指天地萬物所由生者。神明、意謂天道廣徹也。

孟子第七盡心篇有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言聖人之功化、與天地合德。曰大、曰化、曰不可知、皆寓神明之意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此言人倫以天子爲至尊、但天子以至庶民、同等有其尊於本身之一輩、故所云父者、是包括諸父（父之兄弟輩）在內。先者、是指平輩中、先於己生。故所云兄者、是包括諸兄（伯叔之子輩）在內。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宗廟』大夫以上稱宗廟、大夫以下稱家廟、皆所以奉祀其先人之室、當包括諸父諸兄在內、俱屬宗親、須一體致以祭祀敬禮、以示不忘『必有尊也、必有先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修與脩字同、治也、整備也。『修身』謂涵養德性（誠意正心）以進於實踐也。『慎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爲人若此、是恐怕辱及先人也。『先』此泛指其已故之宗親。此是『不忘親也』之進一步之孝道實踐。與前段之『必有先也』之先字釋義不同。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鬼神二字、前文經有略釋。其實鬼與神、都是人在有生之年、所爲事跡、其功化不與形體共盡共滅、而卓然留在世人長遠想像之中的一種印像、像其在陰曰鬼、像其在陽曰神。並非迷信也。

中庸第十六章有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齋明盛服者、即宗廟致敬之禮也。

此言有德行之人、死後爲鬼爲神、其德行仍在人間、其創造萬物之功化之效能、仍未遺失、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按『體』有多義、曰成形也、不離道也、生也。按孔穎達疏；『體猶生也』。

『著』顯著也。此言『鬼神著矣』與前段之『神明彰矣』之義同。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上文一連串之『事父孝』、『事母孝』、『長幼順』、『宗廟致敬』、『修身慎行』此即孝悌之極至、無有缺德缺職。果能如此、則上通神明、與天道合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

易經乾卦有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所謂大人、是謂在位有德之人、但人人可以法之則之也。能上通神明、則可下光四海、德化四方、福利人群、無遠弗屆、故曰、無所不通。此感應之至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孔子詳述行孝悌之事、能上通神明、下光四海、其感應有如此之盛之效、因復引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之句、以贊美之。此詩言周代起於西、行仁政以伐無道、拯其民於暴政水火之中、義師所至、無論東南西北之百姓、俱感其德以應之、沒有想到不願歸服者。其寓意、對光於四海（東南西北）無所不通（無思不服）有其引證。

此又孔子再一次暗用『昔者明王』以順天下之事實、以孝治天下之功化、告訴曾子。

事君章第十七

以前凡十六章、俱乃孔子鍼勸時弊、對當時仍不少要君無上者、非聖人無法者、非孝無親者、所以言之。

此章則蓋因前章所述者、爲百姓無思不服、感應德化之治、正當天下有道之時、孝子有升朝事君之機會。故曰、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孔子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之君子之事上（爲國家效勞）

『上』當指君也、亦可包括上層人物、所屬之領導者。

『進』進見也、進行職守也、猶今日之言上班也。此時要竭盡所能、正直不阿、謂之盡忠。

『退』謂下班回家後、尚須檢討經常處理之事情、在上在己、有否不當之處、要想出補救之方法、謂之補過。

『將』此字有多義、此作行也。謂上有美善、則順而行之也。

『匡』正也。『救』止也。謂上有惡（不善）、則正之止之也。

『上下能相親』謂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彼此同心同德、爲國

爲民。孟子第四離婁篇有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此言上下能相親之至者。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復引詩經小雅隰桑篇之句、以結事君之道。蓋詩之本意、爲言忠臣事君、出自誠心忠君愛國、未因有事遠離左右有所影響、而仍藏於心中、沒有任何一日而忘記於懷、方盡事君之道。

喪親章第十八

按紀孝行章第十其中有云；『喪則致其哀』恐意有未盡、爲使孝子對父母之喪有較深切之認識、得以依據而行、以盡孝道。故孔子不厭其詳、列喪親之事、以結束其對曾子『吾語汝』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孝子經常是『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此父母在生時之孝行也、但當父或母去世之時、又應如何、孔子於此爲之續一陳說於後。

哭不偯。

『偯』於豈切、讀音若倚。聲氣將盡也。謂父母去世、在哭泣之時

候、不可過度、過度則傷身體、無以報答父母、故不偯。

禮無容。

『容』儀容、舉止莊重也。謂居父母之喪時、處哭泣哀痛之際、蓬首垢面、起坐失常、故禮無容也。

言不文。

『文』謂文飾也。謂說話亦無文采修飾、所謂辭達而已矣。

服美不安

按古禮、父母死、爲子者、服喪服斬縗三年。縗亦作衰、音崔。粗布麻布之類。斬、謂縫而不緝也。守禮如此、自不敢安然穿著華美之服。

聞樂不樂。

孝子哀痛在心、即使聽聞鐘鼓音樂之聲、自當不因此而生歡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食旨、謂美味之食物也。古禮、親死未葬、孝子不飲酒食肉。只蔬食水飲。故曰食旨不甘、甘、美之感覺也。

此哀戚之情也。

則此章之義、謂『三日而食』之禮制、是聖人教導百姓、無須爲死者而傷害生者、雖然不能不哀毀、但哀毀之中、不可滅性。滅、隕滅也、性、性命也。意謂如果任其哀毀以至傷害生命、反爲不孝。故聖人制禮施教、旨在延續人類、繼往開來、光大孝道。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論語第十七陽貨篇有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喪、謂喪服守孝也。通、謂天子至庶人。此言孝子守孝三年之禮制、亦是聖人使百姓知有終竟之限度、莫使因喪親而哀毀到何無止境、無止境、則影響立身行道矣。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棺外之棺爲椁、此乃古制。衣、指歛衣、衾、被也、穿蓋在死者身上。舉、謂然後將死者遺體放進棺內、又將棺放進椁內。即今日之謂大殮儀式也。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

簠、音甫。簋、音鬼。凡祭祀宴享用以載食物之器具。方者曰簠、圓者曰簋、有用金屬、土、木、竹製成者。陳設簠簋、立意是事死

如事生、但父母已在棺內、不能享用、只有在靈前哀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槌胸也。踊、頓足踏地也。此言哀痛之至情狀。

詩經小雅蓼莪篇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恩德、如天地之大、難盡報之、今父母遠離世間、當極其哭泣哀痛以送其到安葬之地。即今之云出殯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卜、占卜、擇也、以問吉凶也。宅、人居之室曰宅。在此則作墓穴解、以死人所居者。兆、塋域也、墓地之界域、即今之言墳場也。安措、安置也。謂安葬其親、大事也、必經選擇墓地。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廟者、猶民間之祠堂、近世生活安排變遷、建立祠堂不易、即先代所成者、亦難於保存、故多以安奉在家、或安奉在寺觀所附設之紀念堂形式者、亦本『爲之宗廟』之原意也。

禮記祭義有云；『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人死曰鬼。親死、則當以奉享鬼神之禮安奉於適當之所、以繼生則敬

養、爲人子女者之孝道。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乃引申前文之言、謂奉享之道、春秋祭祀所以令孝子能時時思念父母、不以奉安爲足、徒具『宗廟享之』形式而已矣。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本文是孔子總結十八章所爲曾子而陳孝道之言、至道要德之完備。

『生事愛敬』謂父母在生時、愛親、孝也。自愛、亦孝也（不辱其親）敬親、孝也。自敬、亦孝也。（立身行道、以顯父母）。

『死事哀感』謂父母去世時、能『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者。

『生民之本盡矣』言天之生民、以孝悌爲人之本、人能順天之經、從地之義、篤行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便是盡爲人之本矣。

『死生之義備矣』謂送死養生所應爲之孝行、俱完備無缺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終矣、謂慎其終矣。言孝子事親自始至終也。

以應開宗明義章第一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之能慎始。曾子能深悟其言、可證於下。

論語第一學而篇有云；『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曾子此言慎終、固指父母之喪、要處理謹慎、如爲之棺椁以至爲之宗廟者是也。此言追遠、謂父母之死、雖時已久遠、亦須追念不忘、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曾子更指出、人人能如此、則人類道德風俗、自然歸於和平敦厚、而不暴戾輕薄矣。此即孔子亦在開宗明義第一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中庸第二十九章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故後世（元至順元年公元一三三零年）追封曾子爲宗聖。宗、本也。以曾子能本『聖人之德』畢生服膺至聖孔子先師之『復坐、吾語汝。』所陳孝義。而能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

《作者略歷》

何竹平、別署節廬、一九二一年生於原籍順德。戰時避地濠江、戰後移居島上至今、服賈之餘、愛好文藝、編著有順德歷代邑人尊孔文選、順德藝文集、錦山藝文集、何氏世系源流、何孝思堂全集。

教忠

教孝

陳立夫敬題



詩以興邦四字乃陳立夫先生為賀
 順德大成殿落成開幕親筆書寫代表
 接受人右起
 李棧教授乃
 李文田文孫
 建殿策劃人
 李本立先生
 建殿捐款人
 何竹平夫婦
 順聯會總監
 黎時煖先生

诗韵常用字



竹平吾兄属

荆鸿



訛泐底澆駢髻呪詭媚怩櫟錘駮熹台蚩罹裨魑莩紕梳倕丕琪禔耆惟猗劑純俟羈伍薺鰲
俛灘提呬醪埒魁聲鮪徒祇禧庫居資梔畸戲鎚畸戮褫椅膈檣埠鉅磁郿痿裡馳勞籜鮓麒
委螟剖棧摛箠崎嵴鴉黻媵蒔瓠禕圮跣恣總詖玼眇蓁倚觥嵯采莉槌麗（與霽韻異）俟
（與紙韻異）

五微

微微暉輝輝揮徽鞏韋圍幃非菲闌違霏妃駢緋扉飛肥腓威祁旂畿機幾譏磯璣鞣饑稀晞
依依沂巍希歸禕誹肥痲歛穉蠟葳醜頎圻斐晞穉藟

六魚

魚漁初書舒居裾車渠余予渠輿餘胥狙鋤疏蔬梳虛噓徐豬閭廬如驢諸除儲墟菹踞旗
嶼歟奮疽苴樗摠於筮茹蛆沮祛祛蝮挈欄臚精矧淤瀦好睢遽紆踏起拘槩滁齧泗樗悞嶺
湑藜吐銜（與麻韻異）

七虞

虞愚娛隅芻無蕪巫于孟臞衢儒濡襦須鬚株誅蛛珠朱殊銖瑜愉腴區驅趨扶符臚
雛夫敷紆膚輸樞廚俱駒模謨蒲胡瑚乎壺狐孤辜姑觚菰徒途塗荼圖屠奴呼吾楮吳
蜈租盧鱸鱸酥蘇蘆烏汙枯麤都鋪禺隅誣竿雩吁吁瞿劬胸絢繻需羆及俞逾齋覲揄莩臽
飲渝嶇萋鏤婁苻孚苾桴俘郭柎跌鈇迂株躡拘蛄鼯摹醜蒲糊酤鳩沽呱蛄菟駮拏膺
幠語笈鴛逋臚墟徂孥瀘墟鋪哺玕嚙躡蚨諏媿珠眾瘡殂芙鰈顛轡隴枹膜嫫邾洙虐誤劓
芋姁嘔闍喻諭瀘摠侏齧葫凋鈎怛籬母輒郅毋鈺盱句筍掄洩憺穌坳秩媯穉鳩稌甌筍涿

虞跣

八齊

齊濟濟黎犁黎梨黎蠶妻淒淒萋隄鞮羝低氏詆磳稊梯題提蕘噉綈雞稽笄兮奚嵒蹊
倪霓猊鯢西栖犀嘶嘶輦抵躋齋擠迷泥坭谿溪圭閨畦蹠袪睽攜觸綈締堤提提提
娛僂僂鷲輓醯濟窰鸚蛻霎栖笱注緊堤

九佳

佳街鞋牌柴釵差厓崖涯階階諧皆骸排乖懷淮豺儕埋霾娃齋蝸蝮哇荻咳啮諧潛蛄蛙槐
駟挨俳鮭塍楷注絳諧

十灰

灰恢魁隈回徊枚梅煤煤瑰雷壘催摧隕堆陪杯盃醅嵬推開哀臺台苔埃該才材財栽裁來
萊哉災猜胎顛孩厖洄莓謀縲崔裴培坏駘咳咳徠皚該剗煨荻纒偃磴隗儻灌倭擡擡獸虺盍
刺峽鎚蓑欵邨筴根苜酶核稊礪培盪賠玫鰓咳

十一真

真因茵蓊辛新薪辰晨臣人仁神申伸紳身親賓濱鄰鱗鱗珍塵瞋陳春津秦頻蘋嘖顰銀垠
筠巾困民珉緡貧純淳醇純脣倫綸輪淪勻旬巡馴鈞均臻榛嫵闐宸寅嬪旻彬鶉皺遵循椿
甄裡岷濬諄詢恂恂莘堙屯駟呻剡磷磷磷瀕囂幽閩逡踰閭狎泯洵溱詵湮儻麟燐郇夤荀
錚迤肫輪竣俊糾鱗娠鄞珣掄牲畛嶙斌篴昀蹲徇仇歿填涸根芑遴俚神螻窰氤蠅舫振

與震韻異

十二文

文紋聞_文雲氛分紛紛焚墳裙君羣軍勤斤筋勳曛薰熏熏葦耘云芸芬汾濱粉雰氤欣員
芹殷云昕溫溫溫幘賁黃焄紘勳廛垠狷鄣閭雯蠅笄斫鄭頊妘饋臙董溱樓湏藍鄣斬粉扮

(與諫韻異)

標瓢飄苗描腰邀喬妖夭翹跳蝟苕臬聊遼寥撩僚寮么堯嶢漂罌椒譙焦徭姚詔韶鑣鴉
 僑桃佻挑鷄謬朽嬈輻輳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微僥僥哨獠搖麋肖瀟昭曉鼉瞭劭鷓標縹劍嶠影蕎惟梢莖剽嶠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異）

三肴

肴巢交郊茅嘲鈔包膠爻苞梢蛟庖匏坳敲胞拋鮫嶠鏡炮絞哮鬣嗽捎淆泡媯教抓姣膠駁
 笥饒貓蛸消佻跑咬境鞘咆譟佼嚅鈔枹僑嶠泮滔梢高佼颯靴鵠汶

四豪

豪毫操條髦刀荀桃袍濤皋毛號陶曹高遭騷牢醪逃膏槽勞猱褒槽漕旄蒿螯敖鼈羔翹糕
 篙嘈搔艘艘滔韜縹濠駢綯膾舫洮叨醜劬漱嘈稠饗淘熬熬燥塵咷椽撈啤悒禱滂癆攷甥罇
 甸詔蠓耗禱

五歌

歌阿戈和波科柯陀娥蛾鵝蘿羅荷何磨螺禾哥娑婆陀沓戛魔苛他佗訶痾莎蓑梭摩訛鞞
 坡波配哦挖呵麼渦窩珂邏那軻頗嗟迨瘥莪俄儼幡茄迦伽磋搓蹉跎馱籬囉鍋枷鐸過
 荆嵯夔醴蚪嬰嵯盃鮫陂駝荷倭踈嶧塌駟過（與箇韻異）

六麻

麻花霞家茶華沙車牙蛇瓜斜邪芽嘉瑕紗鴉遮又葩奢查楂槎琶衙賒涯誇加耶嗟遐笳差
 娃娃巴蟆譁蝦蝦拏豸葭杷枷闍啞爬蝸爺窪洼哇芭丫髻些裝痕跏榼榘划塗芭鯊貳珈驛
 咱膳苴駕羝羝夸渣岈澁煨鐸膾余莎迦祖呱迦（與歌韻異）

七陽

陽楊揚香鄉光昌堂章張王房芳長塘妝常涼霜方場牀藏漿觴梁娘莊黃裝忘望嘗狂囊郎
妨彊腸荒棠翔糧將忙牆傷茫裳鶯驤央泱秧狼倉皇相湘箱創芒償檣槍坊唐康岡蒼行
遑颺良航倡僵羊薑疆纒穰柔剛祥詳洋暘佯梁量羊湯魴樟彰漳慶璋猖鉉商防筐篁煌煌
隍凰徨蝗惶廊浪網傍旁當璫亡殃孀牆肪殤襄匡佺羌姜佯璜榔簪檔亢吭鋼喪糠盲潢簧
汪臧琅娘庠昂鵠讓障鏘鏘鏗琅杭頑邛賊滂根澆篋讓讓蹇鶻讓瓢枋塘搶戕螳踉踉場鎗
闔滄蹇勦璋垆強蓄惶塘惶恒眈阮雱磅鱧糧葦滄愴鄣桁牂湟礪罡錫稂菖洸蜨折薌錫瓌
鑲場踢馭醮憶炕鴛妨邗坑涯莨礪沆儻矸彷彿快助痒糖塘塘膀螃

八庚

庚更羹英平杭阮盲橫觥彭棚亨鎗瑛烹評枰京驚荆明盟鳴蕘榮瑩兵兄卿生甥笙牲檠擎
行鯨鯨迎衡耕萌氓絃宏閔莖爭鶯箏清情晴精晴晶旌盈楹營成城程征聲輕名并傾嬰櫻
橙泓瀛菁正羸嬰纓貞誠呈盛醒鉦縈錫瓊丁鷓賡鎧喑榜撐槍槍儉霽鬱蘅鏗鏗嶸嚶鸚錚瑤
繡轟莘旬莖嬰楨櫻檉蛭偵程鯖駢瑩令羸羸妨儻怦怦瞪瞪禎獐諱抨絳趙坪坪呖崢嶸
猩甦珩栢恆蕙翊鵲理楫娛鑛蝶婪磷宏績傍靖邨頃漣洌屏蜚鴉姪

九青

青經形亭庭停丁寧釘星腥醒靈汀聽廳冥銘瓶屏萍螢局垆馨刑霆蜓溱玎汀醒惺俚檉
蠶醴伶泠玲苓玲齡齡翎鴿瓠聆零溟駢熒叮瞑瞑靛涇邢拎劓陘姪廷廷莖婷娉囹莫螟榮駟
軫程娛葶綯猩婪婷

十蒸

蒸烝丞澈澄陵冰憑仍矜凝登鐙燈僧憎層能綾陵應鷹升膺繩膺乘興勝昇縉徵稱增
齧贈稜朋鵬騰藤滕丞凭懲澠凌媵兢筮崩嶒弘髻肱恒礮膳棚蕘膝峻駿驢澄媵凌麥苜苽

咸鹹函緘岳讒銜帆衫巖杉凡監饒巉喃艾嵌參劓漸絳瑊暑巖鈔穆颯城儼機颯汜鑑慘杵
上聲

一董

董動孔總汞瀕桶蠓縱崑滄琤惚懵穩攏翁啖洞洞奉珙惚葦葳葳懂碇詞伺嗣從（與東韻
異）空（與東韻異）

二腫

腫種踵寵隴壠擁壅冗重冢奉捧勇涌踊俑甬蛹憑恐拱拱拱鞏竦蝥悚聳湏快駮慙鯨軼
澹（與江韻異）

三講

講港棒蚌項瘡蝻夯珙構顛韜悻

四紙

紙綺紫藻妓觜此泚視美倚裏李俚鯉起芑杞杞跂士仕俟涖軌妣庀始峙匕比水藟崎豨觜
齧唯止市恃喜己紀跪技迤醜俾鄙磨簋子宄匱晷矢梓茵洧鮪雉死履壘誅癸揆碣止趾芷
餌時以耜己苡似汜姒已祀祀史使駛耳珥理里被只咫誤是靡軹枳砥抵氏彼毀燬委詭傀
髓侈累滢豸禡徙倚爾邇蓰屣髀弭瀾婢庫弛豕耨捶箠揣企旨指訾否兕几姊虬蔥嫺跽痔
駮齒莖矣擬蕤靡滓耻祉肺塊艤錡椅埤蕙蕙玳璣暹鞞救哆侈庀跬机汎輪痿標圮痞痔儼
抵提苾郤蟻阡旒址藹陟悝媪姐俛匝劓踦籽仇施鞞謫秭秭萎猗轆躡緝仔葦縈巋底徵（
與蒸韻異）

五尾

尾鬼葦卉螳辰虺幾偉臺肫躑筐煒緯韡斐誹悱斐榷豈葦依暉匪瑋蜚唏諷輶歸（與微韻

異)

六語

語圍圍禦齧銛敵呂侶旅薺宁杼苧紵杼佇與予渚煮汝茹暑鼠黍杵處貯褚楮醕精譎湑
女妝許拒距炬炬鉅柜所楚礎阻俎沮舉莒筮敘序緒嶼嶼蕘墅巨籟晤栢倣著稱苟駉岨詎
且澹擗咀咀苴柜激紓去億簾

七慶

慶雨羽禹宇舞父府鼓虎古股殺賈蠱土吐譜圃庾蔀輔組駉弩乳補魯櫓艣覩豎五腐鹵數
簿姥普拊侮廡斧聚午釜黼縷伍部柱矩武脯苦取撫浦主杜陽祖戶樹塵估煦兪賭琥嶮蒟
昨醜筮忤楔珣滷努拊罟肚媼滄齶岸昂鄔鄔噓堵愈祛扈虜甫黼莆甌腑俯簠估估估估沽
怒料誦瑀翎踴窶楷稭澣詡翎窳炷覿拄瞽萬剖鷓岵藕溥拏訐瘡斂偃嫗樓蔓滄

八齋

齋禮體米啓擠醴陞洗邸底氏詆抵抵抵弟悌悌遞濟澧攬蠡稽鱧危縈榮禰昧

九蟹

蟹解駭買灑楷獬箠薦澥錯駮擺罷枵矮罨

十賄

賄悔改采彩綵海在臯亥宰醢載餒鎧愷待怠殆倍猥隗崑歹嶧磊蓄偏礪樞嶇腰駭睬窠乃
給詒痲蓓肅欵琲棹塏浼廌瞿匯綏灌璀緯每

十一軫

軫敏允引尹盡忍準筍盾楯閔憫泯菌箇蚓鞫糾診診診疹疹紵晒腎脹臏牝窘賬蜃隕殞
驚狃蠢蠢澠緊篋愨吮黽稷困

十二吻

吻粉蘊憤隱諫近憚輓忿槿縕堇醞坳斧墳瀝听登勿訛技魴蟻

十三阮

阮遠本晚苑返反阪損飯偃堰袞遁穩蠟笨余蹇憶婉煜苑蜿懇琬宛琬閭相稻悃壺絲緝
捆輓緄懣罇浣很尊搏懇壑畚圈盾付縷混沌齷齪媿棍鯁

十四旱

旱煖管琯滿短館緩盥盥款嬾繳卵散伴誕罕澣浣瓚斷竒侃算瞳選纘曠拌但疸癩腕坦袒
袒亶稗板悍纂瘡笄盱皛暖

十五潛

潛眼簡版板淺盞限產棧撰譔縮赧滌嶮醴鏟剗儻束揀莞皖僞阪汕欄

十六銑

銑善遣淺典轉衍犬選冕免浼展膳繭辯辨勉篆宴剪卷顯餞輦踐眄喘蕪輦演峴舛莽扁辯
闡件讞充跣腆變鮮戩鉉辯琬婉璉健硬啜蝮撚墀瑤鰾塔單吠殄覲蜺俛沔酒鍵葳輶變恹
燹癘譴倪笄癘纒狷搏禪絪雋揃縑悞嶢譴妣碯儻洗（與齋韻異）

十七篠

篠小表鳥了曉少擾繞繞紹杪秒沼眇眇矯蓼兆皦皎瞭眺窳天殍趙掉湫肇旒縹杳窈蔦悄牒
媯裊渺勦挑挑鮑慄繚藐醜窈窕諛森嬌譎矯蹻標羔

十八巧

巧飽卵昂狡爪鮑撓攪絞拗抓茆齧吵獠猫餃校徇

十九皓

皓寶早藻老棗好道造稻腦惱倒島禱搆抱討考燥埽嫂槁潦獠保葆堡祿鶉草稿皤昊浩顛
灑鎬煖鄙燥瀉縲燥阜澡襖縲駝蚤懊蕘栲媪媪皐縞曷佬佬蓐菓套媚璫璫竒滂煖

二十寄

竒火舸嗟鞞哆柁柁地拖我砮娜可朵左珂軻果裹螺鎖瑣坐墮埤情妥裸跛羸叵蔬頗簸禍
夥顆砮埤懼那嬌脞媠媠墜妬墮隋播婀荷（與歌韻異）

廿一馬

馬下雅野者瓦寡社寫瀉夏也冶鮓把賈假捨赭學廈嘏價惹踝姐啞且痕疋妣耍乜灑洒跨
若（與藥韻異）

廿二養

養痒鞅快決像象橡仰朗獎漿敞帑枉兩整杖想響响掌丈仗黨榜爽廣享饗幌上晃襠繼紡
蔣盜蝻塊養攢攢長網豫髒蕩壤漾賞往倣罔輞翹蟒混謹儻仿放曩昉壤沆場盪惘蠻啖縹
迂穎穰昶醯吭飢棍搶廠倆慷瀆獷嚮鄺獎駛磔

廿三梗

梗影景井嶺領境警請屏餅永聘逞穎穎頃整靜省幸眚頸郢猛癭丙炳邴杏打哽秉鯁耿瓔
憬苻併皿靚礦魴魴蝻恹恹窳窳靛瘡簪冷靖橄惶程

廿四迴

迴炯茗挺艇挺鋌醒等鼎頂訂拯熒酹灯脰挺挺挺到並竝洄醅涇脛肯綱聲

廿五有

有酒首手口母後柳友婦斗狗久負厚走叟守綬右否醜受牖偶耦阜九后咎藪吼帚垢畝壽
白舅紐藕朽肘韭剖誘牡缶酉扣歐授叩筍瓠黝蔀取恟鈕狃丑耇苟莠糗某玖紂拇糾炙泐

洩瞋樛枸珣瓌甄郤赳蚪撒滌陡科琇毆

廿六寢

寢飲錦品枕審甚衽廩飪稔甚凜懍噤瀋抗諗在蹠滄臉暉恁朕瘦唵嬾怎

廿七感

感覽攬擊坎噉淡愴澹膽慘敢憚領閻禪蹠苜堪撼菡喊濫揜驂礮轉眈皎醞醞椒整

廿八琰

琰燄斂險儉檢臉染掩點簞貶冉苒陝罨詔奄漸玷忝銛嶮剌激奔颺芡閃潤滄嘆歉謙謙
謙夾儉稔儉厭儼壓壓壓禰

廿九謙

謙檻範減艦犯湛斬黯范軌喊謙參謙堪艦濫減獫黠

去聲

一送

送夢鳳洞眾甕弄貢凍痛棟仲中糴諷慟鞞控哢湮閔衷恫哄礮贛玃湏控

二宋

宋重用頌誦統縱訟種綜共供恐瘕壅從（與冬韻異）

三絳

絳降巷撞胖

四寘

寘置事地意志治淚吏賜宇義利器位戲至次累偽寺瑞智記異備致肆翠騎使試類棄餌媚
鼻易轡墜醉議翅避筍幟粹侍誼寄睡忌貳二裏帥廁萃穗臂吹嗣蒔季遂恣四驥駛刺柶駟

泗識瘧質寐誌魅邃燧穎孛枝被芟悸覬冀媿巷匱饋饋篲比恚庇昇秘蕘稗稚珥崇示膩遺
 企始隧穢穢諡熾織飼食積懿暨泊痺毖閱鷲贄摯諉哉躓漬豉叫伺嗜自訾詈莅痢繳輕譬
 彗肆惴懟縊餒劓啻饕曬喟縊意异諄飲孳鷲憤墜甄幾世近效柶燧燧睥懽異概莠丞施
 岬刵儼勤躡眊腿賁鄴槌秘邨鞴備屎鴛溷值槭唾鉅橫禮耗肆坐鞅術瑟德杜鑄治思（與
 支韻異）

五未

未味氣氣貴費沸尉畏慰蔚魏緯胃渭謂彙諱卉毅漑既餽飄愾芾痈鬚黷拂扉跬翡尉欬熯
 急概濟潰悃絹

六御

御處去慮譽馭署據曙助絮著豫翥箸恕與遽庶詛預倨語踞鋸廬狙飫淤瀝醱瘀濾女詎櫛
 鏹鏹呫瘵譽稷仔

七遇

遇路露鷺渡度樹賦布步固痼錮素具數怒務霧鶩鶩附故兔顧雇句墓暮募慕注註駐炷誤
 悟寤晤住戍瘡庫笈護屨訴妒懼蠹趣娶鑄跨傳付諭捕哺忤惡孺怖寓屢雨厝措錯酢鮒
 拊赴賻煦酤吐塑副梧詁訃潞輅賂璐澍胙祚祚裕互泝唌斲顛顛婺鍍圃岸圩駙籛愁蚶註

八霽

霽制計勢世麗歲衛濟第藝桂惠慧幣滯際厲涕契弊斃蔽蔽髻帝銳戾裔袂泣繫祭隸閉逝
 翳製替砌細稅墻例誓筮蕙偈詣蕘勵礪瘞噬繼縶毳劑曳睇睨兕坻柶逮掣僚薊霓蛻弟
 噫杓蒂擠簞彗遞癘癩嬖棣彘荔儷締贅悅薤啖揆螭羿謎欏樞諦系審沴砒娣鰕蹶噎緜汨

泄殄瀝劇劓薜髻嗜醜穢茀芮稌帶疇蔗蹠蹠軟杖媿蟻憊屨医睥泥（與齊韻異）離
（與支韻異）

九泰

泰帶會外蓋大旆賴瀨籟蔡害貝最藹靄艾沛兑柰奈繪檜膾澮僧鄩禴禴蒼磕盭太汰汰
欽軟埧淚癩霈峴翹噉酹憎肺狼愾茂悅昧

十卦

卦挂懈廨隘賣怪畫壞誠戒界拜快話敗債瘥派介芥械薤邁曬疥蔓湃唄寨憊稗贖砦崩簣
黃鐵价玠滙夬註措（與佳韻異）差（與麻韻異）

十一隊

隊內愛輩代載佩退塞碎態背穢菜對廢誨晦戴妹配貸喙潰黛昧礙吠賚逮概岱袋埭隸溉
耒慨愾塊績乂碓賽刈耐悖曖倅碎淬憤闐鎧磴焙在再靛睐徠隸劾

十二震

震印信進潤陣鎮填刃順慎晉駿閏峻振鬢舜吝訊胤仞軻殯儻釁迅瞬襯襯蓋愁殢謹蘭徇
殉濬賑覲峻餒擯璠僅認瑾趁勅費訥佞汛浚縉搢鞞磨衫診蜃璘

十三問

問運暈韻訓糞忿奮醞郡紊債愠近靳攰縕鄆錘隱分（與文韻異）聞（與文韻異）

十四願

願怨勸論恨萬飯健獻困蔓嫩褪寸頓遜鈍悶販券遜苑愿遠憲異曼噴腕噀揆綬堰販譚宛
軒搵艮焯（與元韻異）

十五翰

翰岸漢歎斷亂散畔玩爛半幹慢喚換旦腕貫案汗炭絆館按爨冠贊讚灌粲璨燦煥段判竄
惋鑽侃縵蒜鐘這悍捍憚叛渙奐鶴鍛盱瀚釭釭燿泮浣伴疸怛盥晏榦漉彖墁裸但觀（
與寒韻異）難漫胖彈（俱與寒韻異）看（與寒韻同）

十六諫

諫雁患澗宦晏慢辦盼鷄棧慣綻幻縮瓣串豢訕汕疝扮環鏟纂賤覲柵莧涮屨卍嫚

十七霰

霰殿面扇見院練燕醺線綫倦徧轉戀釧嚙片顫變箭戰縣煽膳傳硯選宴鍊卷賤電薦絹彥
旬掾便眷麵羨奠眩倩蒨卞汴弁拚忤譴絢諺擅佃瑗淀澱繕狷淀唁茜濺棟銜炫研汧譔餞
渲善輶衍遣泯旋、涎、煎、禪（與先韻異）

十八嘯

嘯笑照廟妙召要窳曜耀調鈞弔叫燎嶠少徼眺峭譙料詔轆肖剽掉療醕漂銚薦繞俏劬
邵尿管糶驪廖勳哨藿蓀繳嘹裊裊

十九效

效教貌校孝鬧豹權棹淖鈔爆罩拗窖較礮砲玦酵稍倣樂哨斲瀑泡礲笮

二十號

號帽報噪好到倒盜導譟告奧噢誥蹈暴傲眊耄躁滂造悼冒竈糙燾埽燾耗禱靠熇翻慥瀑
媚澳懊縞嫪募犒燠郤瑁趨旄氍燠

二十一箇

箇个賀佐作邏馱大過課座唾坐破臥貨沅珂軻餓些挫播簸磨棵剉莖懦糯銚謠惰和（與
歌韻異）那（與歌韻異）

二十二馮

馮夜駕下謝榭化罷舍價射夏暇嫁霸赦借炙假罵稼架詐怕灞罇跨訝卸瀉詫亞姪稭欄迓
杷柘醉研硯乍弋啞靶鮓麝華

二十三漾

漾上相將帳狀望浪唱讓曠壯放向仗暢量匠餉葬障謗尚漲醬樣藏舫訪貺養嶂抗當釀況
瘴纒諒亮妄邕悵宕恙煬閭臟朐兩脹創誑炕掠償仰搶徬珣盎王、喪、長、望（與陽韻
異）

二十四敬

敬命正政令性鏡盛聖詠姓慶映病競淨迸勁柄竟孟聘諍泳窵請硬清靚更檠併傲并幘靜
獍鄭晟邴夔証硯迎（與庚韻異）

二十五徑

徑定聽勝磬應媵佞乘贈稱罄甑脰瑩孕證興醒訂釘暝膜剩嶝澄澄橙亘訂甯錠艷澄澄
甸鄧贈贈凳凝（與蒸韻異）

二十六宥

宥候埃就授壽秀繡富門漏舊袖懋宙冑柚救臭廐幼佑祐右竇構漱鏤守狩侑脰瘤媾邁覲
購葺嗽說呪貿走鷲詬狄副叩糅繆謬耐究湊籀疚灸穀擣雖枢驟首又后鶯縐扣厚戊表儼
妬媵贅韶輳迓寇狂嗾後吼緩夠痘餌琇濡醕榛愁桐楸揆賸逗駮詠憐恒僇讀、復、覆（
與屋韻異）

二十七沁

沁飲禁任蔭浸讖稜枕譜鳩衽滲賃暗絰堪闖傑甚妊噤矜吟、沈、欽（與侵韻異）

二十八勘

勘暗濫啗憾纒紺闕暫礪閻澹淡瞰淦慍三、擔（與覃韻異）

二十九豔

豔劍念驗贍堇店占斂厭灩燄激欠墊槩窆僭礧砭玷噉儉殮饜苦揆店穰俺潛忝儉玷閃壓
栲綵黏鮎

三十陷

陷鑑監汎梵帆懺汎站賺儻飽蘸

入聲

一屋

屋木竹目服福祿穀熟谷肉族鹿腹菊陸軸逐牧伏宿六讀犢瀆續續哭復粥穀肅譁育縮
幅斛僕戮畜蓄叔淑菽獨卜馥沐麓蹙祝速鏃築睦穆複扑覆麴禿穀輻鬻漉瀑蕞竺筑簇蔟
掬鞠轟鵬鞠匍郁麓菴樸煜塾蹠謾碌碌踴醜舳羈蝠蝠昱輓楸霏縮夙蝮或餗鯨殞齷
僂艸倏榭孰蹠濮濁鎔愒桂祝洧俶繆輶蓼儵莧苜苻縲涑鞅剝礪械攏妯偈髑

二沃

沃俗玉足曲粟燭錄局欲辱錄獄綠毒促屬束鵠蜀觸浴續督贖篤酷縟旭矚梏躅褥蓐幞慾
蠋歌潯跼揭勛醪劇淥牯鴿釜峪譽遠駮廓銅告（與號韻同）

三覺

覺角學嶽樂朔駁邈電璞樸槩濁擢濯幄握渥桷榷摧捉卓斲驚琢撲確垵喔葯倬搦踔萃換
珽妮涿詠躅砢椽鐳偃催欸握倬鸞

四質

質日筆出室實疾術一壹吉秩乙密率律逸佚失漆栗恤卹蜜畢橘溢瑟膝匹述慄黠七蹕弼
叱蝨卒悉謚朮軼詰帙戍櫛暱必室姪蛭駟鎰稭苾嫉唧茁汨鵠泌筆怵策綽玳帥鑽萃桎控
緇踣跣馱鞞御莖絀洫信鉢詵蟋肸聿媧駟銍洸沕驚忒禪醜禪秩邨秘郅崖蒺鐸澤峯拮抗
似鴉

五物

物佛拂屈鬱乞吃訖掘絨蔽韋弗莠髻絳袂詘崛勿熨歛仵佛荆沸沸沸拂艷不屹芴襦岫
駮菟偃刷鉉汔帔尉（與未韻異）

六月

月骨髮闕越沒謁伐罰竭窟笏鉞歇發突忽勃韞蹶鶻揭筏掘閎蕨訥歿悖兀碣猝樾屢汨羯
窳咄惚粹凸渤齧蠟滑厠萃淳矻澀核餽搢杻閏机粵紇撮曰机紇坐撮蠟粹肆粹

七曷

曷達末闊活鉢脫奪褐割沫拔葛渴撥豁括聒抹秣遏捷杵掇闐薩喝跋魑獺撮怛刺栝潑鉞
鞍轄幹捋秣薛撒揭筮莧妲噲殺适襪牽醜捺蓬佻越（與月韻異）

八黠

黠札拔滑猾鶻八察殺刹軋轄戛桔茁瞎獺刮帕刷鍛握汨捌蔡煞蝱嚙撮鯖媢頡紮劄斫選
（與銑韻異）

九屑

屑節雪絕列烈結穴說血舌潔別缺裂決熱滅鐵折拙切悅轍鼈訣泄咽傑徹哲設劣齧玦抉
誦纈閱訐養耄經挈撤跌蔑篋澈揭孽埵闋繼啜斃桀噎饒鷓臬媒冽嶠涅渫擊輟蒸獸擷
冽楔蹙褻颯禳隍竭浙齧子煎跌薛迭訥薛呖呖鋏絜頁蜚馱燻蝻

十藥

藥薄惡略作樂落閣鶴爵弱約脚雀幕洛壑索郭博錯躍縛酌鑿灼託削鐸卻絡鵲度諾萼若
 橐鑰著虐穫泊搏罅鍰籥酪嚼諛藿廓燥籜鑠箔膜粕昨礪析礪斫摸愕躄恠窈杓勺噓綽霍
 鑊莫攫拓恪諤涸灼灼淪燐鵲瘧駱屬鏌飢灼灤躑絆蠖縛鰲絡珞膊瘼弱噩硌各鄂龠郝溲
 柞烙灤罅謫嗃熔罅擢碣矍蹻溘酪廓焯榑踰跋蟆膜劇

十一陌

陌石客白伯澤迹宅席碧策格籍役帛戟壁驛柏麥額魄積夕畫脈液冊尺隙逆百闕赤易革
 脊獲翻履幘適戾磧劇隔益核窄覈烏惜擲僻癖拍釋索責掖腋舶擇礫摘昔繹懌譯奕弈
 霈迫螫疫斥瘠赫炙謫腊碩簧蹟藉窳襍酪隻鯽珀擘槩汐嚇蹇刺踏爽啞乾膈噴搯躑蜴愜
 貊綌誠撫襖擗愬摑躋柞嶧斲洩泊號翟劃鬲禳蠲亦郤脈霹蓆射（與禡韻異）

十二錫

錫壁歷曆櫪擊績笛敵滴檄寂摘覲覓戚溺燭狄茨喫糴滌激冪的霹甓感瀝靈嫡礫櫟閱迪
 輶矚鎬翟逖析皙惕惕適覓剔踢蔭癢浙蜥籛勳趨汨個摘臆劈駝甬商鞅覘錫避殍馱甌鄺
 （與支韻異）

十三職

職國德食蝕色力翼墨極息直得北黑飾側賊刻塞式織域憶植殖棘惑默匿識逼拭弋陟測
 肋即唧仄昃克剋喊抑闕鯽踣熄艸臆特勒慝惻械杙匍血穡嗇亟殛埴則崩軾敕飭億翊劾
 泐忒湜緘械減畷恆媵煎寔默櫻憶膈福幅馭魃翌枳鯽復域亩稜瀟

十四緝

緝輯戢立邑急入集泣溼習給襲十拾什粒笠汁笈揖盪汲吸級岌及執蟄繫褶廿卅葺裏翕

十二生肖詠、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豬

今歲乙亥、亥屬豬、乃十二生肖之末、為來年之復始、竹平試學寫於節廬

子鼠

丑牛

食苗食黍任詩哦、知足真真見飲河、耕煙冒雨為人謀、勞苦從來不怨尤、
世上有園皆迪士、米奇風采更多多。待得秋收風日好、牧童橫笛共優游。

寅虎

卯兔

靈威不愧號山君、一嘯真能十里聞、月宮閒住有誰知、三窟經營意亦痴、
自古英雄爭並猛、又從羅漢伴香薰。中道而眠輸龜走、虛無得失惹遐思。

辰龍

巳蛇

得時雲雨自飛天、盛世原來亦在田、搖身一變白娘娘、反笑人間有蠟腸、
說到傳人心倍奮、炎黃同是祖之先。奇事每關箴薄俗、欲吞小象更誇張。

午馬

未羊

伯樂能逢盡駿才、日行千里到京到、塞外曾逢蘇子卿、金華夙會黃初平、
功名富貴浮雲事、服務人群在快哉。一堆亂石仙蹤出、世世相傳跪乳情。

申猴

酉雞

舊時姓氏字胡孫、兩耳茸茸臂似猿、朱冠錦距老關兵、大地蒼生待一鳴、
別有遠宗稱大聖、齊天曾受法門尊。雨雨風風同不失、人間到此盡承平。

戌犬

亥豬

守戶防關夜夜長、吠聲吠影屬尋常、白頭青爪烏將軍、寢食從無晝夜分、
聰明忠勇推黃耳、萬里傳書自最強。若問此君先世事、曾隨三藏取經文。

泣血椎心痛此長尤哀
祖母淚沾巾存此顛倒
曷其極喪亂安甯世幾
新每念在天風木甚空悲
去日夢魂頻餘生僅足先
靈告膚髮猶存但老身

先君棄養六十周年紀念

乙亥秋月何竹平望鄉泣作





夢
望東園三月月賦寫
南枝一段香
癸丑元春何竹平時畫

蘭身種近忘真愛
劍書香亦種善家
癸未三月何竹平畫於龍山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鳥鳴林樾幽
此語誠有味
此意亦無求
松陰居士



撐天拔地揚風亮節
虚心耐歲寒
癸丑冬三何竹于畫



何照林公遺像



黎太夫人遺像



盧太夫人遺像

編後語

何孝思堂第二十二傳孫竹平於香江寓次

余少賤、先人累代務農、略讀儒書、世居廣東順德、至先君照林公始業貨殖、惟遭際晦明、所謀每多拂逆、數口之家、僅免饑寒已耳。先君始與盧太夫人結縭逾十載止舉一女而再不育。先君乃先祖獨子且兼祧曾伯祖者、乃在善體先祖承先啓後意願之下因納黎太夫人為側室、遂果償以有後為孝之責、連誕四子三女、余其叔也。惜余兄弟姊妹侍奉無狀、先君竟以憂勞成病、棄養於公元一九三五年歲乙亥九月十四日壽終祖居正寢。春秋五十有八、從此長抱風木之痛。今歲哀為

先君逝世六十周年、又為

盧太夫人逝世四十五周年、又為

黎太夫人逝世六周年之期、齊齊在天之靈、欲報罔極。所幸託餘蔭、室人偕老、兒女各安所業、孫輩亦次第成長、無忝所生。爰將幼時庭訓所誦、得謬於前年之篇、於泫然之餘、重刊於此、聊表上報親恩、庶幾下垂子孫也。又以故鄉重建大成殿落成開幕時、遠承臺北孔孟學會會長陳立夫先生賜贈法書詩以興邦四字、同光聖學、因附錄詩韻常用字數頁以副其意、同付梓焉。然區區之心、自慚淺陋、深懼知有未盡、理有未窮、且於觀志觀行、更愧未之能也。伏望世之儒林學士高明大雅者、不吝匡正、為幸為幸。

再者、歲事前敬以岑學呂鄉先哲法號寬賢居士、與先慈黎太夫人法號寬喜、同為虛雲老和尚座前弟子、因集其手書天然和尚詩字作封面耑題、誌佛緣也亦以承先意也。又以黃丈維瑁陳丈荆鴻李文棧李文本立鄧丈又同羅丈冠樵暨陳丈秉昌等皆為我順德宿儒碩彥、時有賜贈、今藉此寶而顯之於世、誠天人同樂也。

承印者：力迅印刷有限公司

葵涌大元街11號同珍工業大廈二期高層地下3室電話：二四二二零二二三



何竹平近照

我之有生

來自

天地父母

我之有今日

得自

益友良師

何竹平自省語

